

荀子學說研究

楊大庸編

荀子學說研究

中華書局印行

蔣序

余於光華大學講授荀子，學友楊大膺本其平日心得，撰荀子學說研究，凡得緒論、性論、欲論、禮論、樂論、天論、勸學、修身、正名、王制、議兵、解蔽、結論十三篇。書成，乃爲之敘曰：荀子儒家之最篤實者也。儒家學說之體系，至荀子而始完成，後儒因其性惡之說，遂屏斥而不講，致其學否晦數千年，蔽之甚也！何以言之？在孔子之時，僅曰：「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。」習相遠者，視環境之良否，習於善則善，習於惡則惡。孔子語意渾淪，未嘗作具體之性說，而性之有善有惡，固已見於言外。孟子主保存本性之善，而以仁義寡欲調節其情；荀子主化導本性之惡，而以禮義導欲，節制其情，皆各得孔子之一端，看似相反，而實相成。不過孟子之仁義，是內心的制裁；荀子之禮義，是外界的制裁，方法有不可同耳。且荀子時，人心澆漓，更甚於孟子之時。荀子立性惡之說，側重外界的制裁，比較孟子之純恃內心者，辦法較爲切實，是可見荀

子立說，與時代潮流有關係也。此外如孔子主張正名，是儒家重要學說，然在孔子時未曾詳說，七十子亦未有道及者，獨荀子用經驗的歸納法，將名詞之本旨及制名之樞要，正名之效用，一一詳述。儒家之方法論，至荀子而始完整，蓋是時惠施公孫龍等之詭辯盛行，荀子不得不起而正之，與時代潮流亦有關係也。至於政治，在孔子時代，完全主用感化政策，故祇言仁；至孟子時代，則人事較繁，世變較亟，故兼言仁義；迨荀子時代，則人事愈繁，世變愈亟，不得不注重刑法，此可見儒家思想之進展，亦時代爲之背景也。至於荀子解蔽篇所獨出之認識論，不特儒家向所未道，其餘各家，亦從未言之，於此可見荀子思想之博大，非諸子可及。吾故云：荀子儒家之最篤實者，而亦完成儒學之人也。荀用此眼光以研究荀子學說，則其他各論可以一貫之矣。抑今之治古學者，往往喜取古書之材料，隸屬於哲學方式之下，雖覺壁壘一新，究不免強古人以就我，有削足適履之嫌。茲書各節所用名詞，多仍用荀子之舊名，其與今之哲學相通者，如方法論，認識論等，則亦採取哲學名詞以解釋。

之，以期不失荀子之真面目。竊以爲治學當如此，此著者之微意也。大膺江西產，昔者肄業於光華大學，余講授中國哲學，講畢偶提出討論問題，大膺輒多創見，能發前人所未發。既畢業，則獨留滬上以求深造，恆往來於張孟劬先生及予之門，未期年而學大進，曾撰孔子學說研究，予既爲之校改付梓矣，茲書之成，較前書尤多卓見。孔子云：「後生可畏。」大膺將來於學術上之貢獻，殆未可限量也。民國十九年冬，蔣維喬序於因是齋。

荀子學說研究例言

荀子爲儒家最篤實者，學問廣博，集儒家之大成，故欲研究儒學，應從荀子着手。

一漢代以還，學者多因荀子主張性惡，遂不重荀學，至宋明諸子，更加輕視，故荀學否晦數千年，迄清末學風轉變，乃有從事荀學，加以詳釋者；但至今研究荀學之人，多未看到荀學之全體，往往述其一，而遺其二，本書乃將荀子所有學說，一一發揚，務使讀者得窺全豹。

一荀子之正名解蔽二篇，爲最有價值之學說，但前者尙有人加以整理，而後者則自來無人注意，本書對此二篇，細加分析，並與西洋論理學，佛家唯識論作相互之比較，故堪爲荀學上特別之發明。

一本書除以王先謙之荀子集解，爲解釋字義之參考書外，於近人之著作，絕

未採用隻字，以符創立新說，不襲陳言之本旨。

一本書各篇立名，均以荀子原名爲準，有與今名意義相符合者，則以今名解釋之，既可以保存荀子之真目，亦可以使讀者一見瞭然。

一本書承張孟劬先生逐篇先爲校改，張先生素患胃病，精神甚弱，但校改此書，竟不辭勞倦，其鼓勵學術之忱，於茲可見。復經蔣竹莊先生校改，均誌於此以謝高誼。

荀子學說研究目錄

蔣序

例言

一 緒論	一
二 性論	五
三 欲論	一一
四 天論	二一
五 禮論	二九
六 樂論	三七
七 勸學	四一
八 脩身	五五

九	正名	六九
十	王制	八七
十一	議兵	一二九
十二	解蔽	一三九
十三	結論	一六三

荀子學說研究

一 緒論

從中國歷史去研究，我們知道荀子是孔門一派的人物；不過從歷史去認識荀子爲孔門一派的人物，僅屬形迹，因爲歷史上所以認爲荀子是孔門一派的人物，由於荀子書中處處稱道仲尼、子弓，說者以爲子弓就是仲弓，仲弓爲孔子弟子，見於論語，有這層關係，所以荀子被人認爲是孔門一派的人物，至於其他更進一層的詳細證明，還沒有人提及，故歷代雖尊敬孔子，而對於荀子却位於百家之列。並且孟子也是孔門一派的人物，講到他的學問，固然不見得有什麼遠過於荀子的地方，就拿兩人和孔子的關係來說，孟子靈空，荀子篤實，要想研究孔子，更非從荀子着手不可，然而歷代獨尊孟而屈荀，豈不可怪！

我以為荀子所以爲孔門一派的人物，不單因爲他的淵源出於仲弓，實在還

有他的學術上重要原因。什麼原因？就是荀子與孔子的學說，彼此有根本相同的地方。荀子的學說，處處接受孔子學說的指示，或者把孔子學說大加推廣弘闡，使孔子學說，達到一個完整又穩固的地位。

孔子學說是怎樣的，我在孔子哲學研究一書裏已有詳細的敘述，這裏本當沒有再敘述的必要，但爲讀者便利起見，願在這裏略述幾點，以供參證。

孔子學說的根本觀念，就是性純可塑，說明白些，就是孔子認爲人的性，沒有什麼善的，也沒有什麼惡的，僅如一張純白的紙一般，在生時，沒有染上絲毫顏色，到以後，受外界環境的刺激，却能染上任何色彩，所以人的性，好比一種樸素的原質，可以聽從外界任何環境的塑染，而外界環境就好比一種模型，善的模型，塑出善的性；惡的環境，塑出惡的性。

孔子有了這個根本觀念，於是對於政治方面，就根據這個觀念，創立他的感化學說，認爲政治的目的，祇在改造環境，引導人民爲善。對於人生方面，就根據這

個觀念，創立他的求仁學說，認爲人生的目的，祇在選擇環境，追求盡善盡美的行爲。對於教育方面，就根據這個觀念，創立他的創造學說，認爲教育的目的，在變換環境，創造天才。以上是孔子學說的綱領。

孔子的學說，既如上所述，那麼荀子的學說是怎樣的呢？荀子學說也和孔子學說一般，建築在一個根本觀念上，這個根本觀念是什麼？「性惡可塑。」牠和孔子的根本觀念所不同的，就是彼此性的質素不相同，孔子所說的性是純的，荀子所說的性是惡的，至於性的體態，彼此都認爲是可塑染的。所以荀子對於他自己所認定的惡性，也承認可以受外界環境力量的支配，這和孔子正同出一轍。荀子在性惡篇說：

「今使塗之人，伏術爲學，專心一志，思索孰察，加日縣久，積善而不息，則通於神明，參於天地矣。」

「故聖人者，人之所積而致矣。曰：聖可積而致，然而皆不可積何也？曰：可以而

不可使也。故小人可以爲君子，而不肯爲君子；君子可以爲小人，而不肯爲小人。小人君子者，未嘗不可以相爲也；然而不相爲者，可以而不可使也。故塗之人可以爲禹，則然，塗之人能爲禹，未必然也；雖不能爲禹，無害可以爲禹。」同上

荀子既把性惡可塑的根本觀念，做學說的基礎，因此也和孔子一般，對於政治教育各方面的學說，注重感化和改造等，不過因爲他認爲性是惡的緣故，所以對於各種方法就有些添補，現在分章敘述於后。

一一 性論

「性」這樣東西，雖然孔子認為牠是一種純素可塑的心理活動；但到底是全部的活動，或是一部分的活動呢？是單簡的活動，或是複雜的活動呢？關於這些，孔子論語上並沒有明白說出，到了荀子，他却有明確的規定。在荀子性惡篇當中，可以找出下列各點：

✓ 一、性的定義：「凡性者，天之就也，不可學，不可事。」「不可學，不可事，而在人者謂之性。可學而能，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，是性偽之分也。」

從上面的引證，我們知道荀子對於性所下的定義：是一種天所生成的心理的活動，這種活動和學得的活動完全是兩樣東西。

✓ 二、性的範圍：「今人之性：目可以見，耳可以聽，夫可以見之明，不離目，可以聽之聰，不離耳，目明而耳聰，不可學明矣。」

✓ 從上面的引證，我們知道荀子認為人的心理活動有兩種：一種是單簡的，一種是複雜的。單簡的活動，如目可以見，耳可以聽，這就是「性」。所以性的範圍，祇限於單簡的心理活動。除了這些單簡的活動以外，其餘都是複雜的活動，這些複雜的活動，就是學得的行為，也就是偽。這種偽是從何而來的呢？是由連絡單簡的活動，或變化本來天性所致的。為什麼本來天性可以變化呢？因為牠是可以塑染的。所以本來的天性，也可以用後天環境的力量，變化或連絡使牠成爲一種複雜的行為。因爲這層關係，荀子乃認定人生的目的，就在把那不利於我們生存於社會當中的單簡的心理活動，藉環境的力量連絡起來，或變化了去，使牠成爲一種複雜的行為，以利於我們的生存。換句話說，就是對於本來的天性，要藉外界環境刺激牠，鞭策牠，使牠經過一種交替反應，形成一種複雜的良善行為。所以他在性

惡篇說：

✓ 「故聖人化性而起偽，偽起而生禮義，禮義生而制法度；然則禮義法度者，是

聖人之所生也。故聖人之所以同於衆，其不異於衆者，性也。所以異而過衆者，僞也。

「凡所貴堯、禹君子者，能化性，能起僞；僞起而生禮義。」

○ 人生的目的既在化性起僞；但起僞的要素是環境，因此荀子就主張選擇好的環境性惡篇說

「夫人雖有性質美，而心辯知，必將求賢師而事之，擇良友而友之，得賢師而事之，則所聞者堯、舜、禹、湯之道也；得良友而友之，則所見者忠、信、敬、讓之行也。身日進於仁義，而不自知也者，靡使然也。今與不善人處，則所聞者欺、誣、詐、僞也；所見者汗、漫、淫、邪、貪利之行也。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，靡使然也。」

以上所敘述的是關荀子論性普通方面的話，現在來敘述荀子論性惡的話：性的問題在儒家思想中是一種很重大的問題，但是從孔子經過孟子再到荀子，三人中間，沒有相同的主張。孔子認爲性是純素的，孟子認爲性是善的，荀子

却認爲性是惡的，所以他在性惡篇中說：

「人之性惡；其善者，僞也。」

荀子爲什麼主張性惡呢？因爲荀子認定了我們不學而能的本性，有好利、疾惡、耳目好聲色之欲等活動的傾向，這些活動的傾向，到底是惡的還是善的，荀子並沒有下過斷語。不過順着這種傾向前進，結果會生出一些爭奪、殘賊、淫亂的行爲，這些行爲是惡的，因此可推知性是惡的。換句話說，對於天生的本性，到底是善是惡，我們起初不能憑空斷定；但是就本性的好利、疾惡等活動的傾向所得的惡行去說，那麼性一定是惡的。爲什麼呢？因爲性是因，惡行是果，果由因生，果既是惡的，因當然是惡的，故由行惡可以推定性惡，這種推定，完全是應用因果律的。性惡篇說：

「今人之性，生而有好利焉，順是，故爭奪生，而辭讓亡焉。生而有疾惡焉，順是，故殘賊生，而忠信亡焉。生而有耳目之欲，有好聲色焉，順是，故淫亂生，而禮義文理